

全才名伶

李世英重振京劇砥柱中流

● 周桓

（資深劇評家）

（彩色圖照刊第六頁）

四十年前掀起的一場《文化大革命》，確實《大革》了《文化》之《命》。持續十年，使文學藝術遭到尤甚於焚書坑儒的大劫；使當時的一代青年不學無術、無法無天、貽害至今。此劫過後，雖經多方呼籲振興，終難恢復元氣。呼籲不能止於口頭，須有實際行動，從京劇振興來看，付之於行動者眾，李世英女士當屬其中之一。樹，從根腳起；水，打源處流。要瞭解李世英女士對京劇振興中的貢獻，得從她小時候開始。

自幼深得名家教導

李世英，出身名門，因家庭淵源，深得遜清貝勒載濤的喜愛。載濤嗜京劇，不僅能粉墨登臺，而且造詣精深，尤擅於猴戲。曾看中幼年的李萬春所演猴戲，認為極有前途，是可塑之才，便主動傳授。李萬春成名之後，享有《活猴王》之譽，基礎便是經載濤所奠定。載濤與京劇界眾多名流稔熟，梅蘭芳便是其一，載濤把年僅九歲的李世英引薦給梅蘭芳，告訴他：「這個孩子不足五歲就登上舞臺，而且成功地演出了《女起解》，很得觀眾好評。我看她能成氣候，才把她帶到你這兒來，你給她好好指點指點

吧！」梅蘭芳不負重托，在繁忙的排戲、演出之餘，真的精心教導起這個小娃娃來，他見李世英天資聰穎、極有悟性，而且肯於認真學習，竟把一齣唱、舞並重的《貴妃醉酒》傳授給她。當九歲的李世英復述時，一唱一念、一招一式，不僅無大差離格之處而且盡得真傳，梅蘭芳非常驚喜，向載濤說：「孺子可教，日後必有前途！」載濤笑著說：「否則也不敢勞你大駕呀！」

由於梅蘭芳不僅排戲、演出繁忙，而且餘暇之時還有不少應酬，常出外旅演，載濤覺得不能把教一個小娃

娃的事讓他過於分神；想到與梅不相上下紅極一時的雪豔琴（本名黃詠寬四大坤旦之首）。認為李世英與這位名家同為滿族，關係又近一層，就跟雪豔琴女士說：「這孩子天賦挺好，又肯於學，曾經蘭芳開蒙，教了她一齣《貴妃醉酒》，學得不錯。我看蘭芳太忙，所以也想請你給分分心吧！」「雪豔琴情不可卻慨然應允，說「有您引薦，還有什麼不行的？改天您把她帶來吧！」

載濤打鐵趁熱，第二天就把李世英帶去見雪豔琴。李世英見到雪豔琴深深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隨口說道「師父，我條件不好，您多費心栽培！」雪豔琴見這個小姑娘外形很好，又會說話，露出聰明伶俐，已經很高興，說「聽載貝勒說你天賦很好又愛好京劇，肯刻苦學，幹這行，這是最要緊的。」然後向載濤說：「這孩子我教了！」載濤見雪豔琴高興立刻得寸進尺，說「既然你喜歡，我看一事

不煩二主，乾脆讓這孩子拜你為師吧！」就這樣，李世英在九歲這年，在北京飯店給雪豔琴磕頭，行了拜師大禮。當時參加拜師儀式的有載濤及其夫人王乃文及杜近芳、侯玉蘭、黃玉華、江新蓉、高玉倩、雲燕銘、李金鴻、閻世善諸位名家。

從此李世英既得梅蘭芳教導，又得雪豔琴授藝。兩年的時間裏，藝事更為精進。十一歲時，她已經學演了幾齣唱、做吃重的青衣戲，以唱得韻味濃郁和表演眉目傳神、形體動作大氣優美受到觀眾好評，也得到內行賞識。

在校成為尖子學生

李世英十一歲時，帶藝考入北京市戲曲學校。當時這家學府由德高望重的郝壽臣擔任校長。郝壽臣工淨行，與金少山、侯喜瑞同稱為「淨行三巨頭」。郝校長不僅為舞臺上出色的表演藝術家，而且對培育後學極為重

視。以他的為人和藝術威望，遍請各行當的頭面人物任教。旦行中就有久為梅蘭芳助演的張蝶芬、賈世珍，專門傳授梅派藝術；執教多年積累了豐富教學經驗、以傳授荀派戲著稱的趙綺霞；以及荀慧生的得意弟子富於多年演出經驗又長於教戲的黃玉華；還有久為武旦名家宋派藝術創始人宋德珠輔弼的趙德勳等人，可謂師資濟濟。

入校之後，李世英先向賈世珍老師繼續學習梅派戲；並向趙綺霞、黃玉華二位老師學習荀派戲；還向趙德勳老師學習刀馬旦戲。趙德勳老師與宋德珠先生合作多年，深得宋派要領。學習宋派的後輩幾乎無不經其手把手教導。李世英得這些位老師的精心傳授學成梅派名劇《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霸王別姬》、《抗金兵》、《鳳還巢》等。十三歲時第一次演出《天女散花》，在老長安戲院，梅葆玖、梅葆玥及許多梅蘭芳劇團的人前來看戲，梅葆玖親自送來梅蘭芳

大師演出使用的雙色彩綱讓李世英當場使用。她從容不迫地舞起四十尺長綱，演出分外生色；有條不紊地舞動雙劍，寒光閃爍，使她演出的《霸王別姬》更見光彩；《抗金兵》中的擊鼓、《鳳還巢》中的唱做都很嫻熟。京劇界內人士和廣大觀眾，一致認為僅僅十幾歲的娃娃，達到這種演出水準難能可貴。

基於這些，她成為戲校同班的尖子生，受到校長郝壽臣先生的賞識，她跳了班，並且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分配到北京京劇院前身的北京市京劇團。

藝事頗受名家器重

文革之後，北京市京劇團擴建為北京京劇院，原北京京劇一團併入的主演有趙燕俠、譚元壽、馬長禮；三團主演有梅葆玖、李元春、李韻秋兄妹，以及落實政策從河南返京的孫毓敏；四團則由北京戲校畢業生組成的

，主演是王玉珍、趙乃華、關靜蘭等。二團則有落實政策由內蒙古京劇團調回的李萬春和從宣武區新燕京劇團轉來的吳素秋老師，共同組建。李萬春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首演代表作《鬧天宮》《蟠桃宴》一場，為首的仙女，開始由其長女李淑媛擔任。但李淑媛為南京京劇團主演，不能久留北京，於是由李世英接替。李萬春看出李世英臺上很有光彩，且善於表演。下面要恢復全部《武松》和新編戲《廉吏風》，便選中她扮演潘金蓮和《廉吏風》中主角李通的夫人。吳素秋老師也發現了她很會演戲，便在恢復演出其獨有代表作《蘇小妹》時，選中她擔任很吃重的二旦角色文娟。

潘金蓮這個角色，李世英有印象，但是從未接觸過；文娟這個角色，

李世英完全陌生，純屬黑場子。但是李世英不負兩位名家厚望，不僅在劇院認真向兩位名家請教，並到兩位住

處請求為之加工。李萬春《武松》中的潘金蓮一角，曾由其夫人李硯秀擔任。從內蒙古回京的李硯秀認為自己已經發胖不宜再登舞臺，遂以教戲為主。李世英就到李萬春家裏，一方面向李求得指點，一方面便是向李硯秀老師問藝。李硯秀老師非常喜歡這位執著於藝術的青年人，把潘金蓮的演法，一唱一念、一招一式仔細教導，還不斷做出示範；並且把自己演這個角色的感受也向她說明。吳素秋老師同樣掰開揉碎，把文娟的唱、做、一點一滴的講解、示範。這齣《蘇小妹》演到最後，蘇小妹改換男裝，戲稱秦少游，與文娟同場的戲無分主次，分量都很重。吳老師教她是時便把自己當成蘇小妹，如此教導，對她深有啟發；再加上她善於領悟、學得認真，的確得到實受。

《武松》和《蘇小妹》先後公演。在《武松》中，無論《戲叔》、《別家》還是《靈堂》、《殺嫂》，她

都與李萬春配合默契，情感確切，既不溫也不過。尤其按新改的，潘金蓮

以武松的刀自盡時，那大段念白，聲情並茂、十分感人，不負李硯秀老師的教導。在《蘇小妹》裏，她扮的文娟，符合人物身分，絕不讓人感到輕佻。與吳素秋老師扮演的男裝蘇小妹同場時，彼此問答、語言流暢，蓋口銜接得自然，雖不能說旗鼓相當，也夠得上配合嚴謹。吳素秋對她扮演的文娟很有好感，保留著一九八二年演出實況錄影。每當有來學這齣戲的都讓先看錄影，並說「你們找李世英去學，讓她給拉出大架子來，我再給我們加工。」可見對她演這齣的肯定和信任程度。吳素秋於一九八一年，欣然收她為徒。

在二團時，李世英還主演了新編劇碼《光緒與珍妃》、《鑑湖女俠》飾秋瑾；《戊戌變法》分飾珍妃與慈禧這兩個性格迥異的角色，大獲成功。

白手組團艱苦創業

李世英是位女強人，時時進取、創新。在改革開放初期，她所在的北京京劇院調整機構，李世英大膽地按承包責任制，組建愛華京劇團。演員、樂隊、舞臺工作隊合起來只有三十六人。院領導下達了全年利潤指標和演出場次，一切要求都與「標杆團」相同。儘管如此，劇院領導卻沒對這個團抱有希望，甚至懷疑其生命力。李世英則以大無畏的精神，以堅忍不拔勇挑重擔的毅力闖蕩開來。鑒於各地煤礦不斷發生礦難，她要對此敲起警鐘，於是以京郊門頭溝的鳳凰嶺煤礦為背景，火速創編出《鳳凰嶺的女人們》這齣京劇。從親情、感情、愛情等極具人性化的角度，充分使用京劇的虛擬表演手法，把礦難抽象化——以六隻黑色貓頭鷹的肆虐來干擾人們的幸福生活，提醒礦主、礦工注意礦井上下的安全。

這齣戲是愛華建團後編、排、演的第一齣新戲。當時劇團白手起家，一文不名。只得和劇院領導以及各有關方面遍說好話，才被允許在已廢棄的中和戲院落滿灰塵的倉庫裏，撿拾破幕、舊彩褲、殘水旗，沒有插針的散珠花，加工修整。並用自己的工資買了黑絨布、美麗綢，自行設計、裁剪、縫製服裝。這齣戲的男主角范永亮，扮演的角色是剛剛大學畢業分派來的技術員，所穿的一件湖藍色條紋衫是李世英親自到前門外大柵欄估衣攤尋覓到的八成新舊貨。女主角是一位高中畢業後工作了三年的女會計，由李世英自己扮演。她把正在讀初中的女兒所穿的校服加以修改，製成了演出服。經過夜以繼日的排練，這齣戲終於達到演出水準，及時奔赴礦區，首演給礦工們欣賞。

在尚未脫貧的村莊、黑洞洞的礦井，艱苦的體力勞動者和善良的村民看到這個團這齣戲，既貼近他們的生

活又表達出他們可望平安的心情，覺得非常親切！沒有人挑剔演員的服裝糙舊、佈景道具簡陋，觀眾們無不把演員們視為親人。對於演員們在當地人引導下肩扛、手提、懷抱演出用品登山下溝，轉戰各礦區演出他們深受感動，人人主動伸出援手。當地的用水奇缺，演員們不敢浪費，散戲後，三十六位演員共用三盆洗臉水卸妝。男演員更是發揚風格，只用卸妝油往臉上一抹，再用衛生紙一擦了事，把水留給女演員以洗淨濃妝。這樣不僅日晩兩場，而且還抓演出前的時間到坑道演唱，慰問沒有時間看戲的礦工。

愛華團建立半年，京劇院領導進行各團年中彙報。李世英以愛華團團長的身分在其他五個團之後發言。她的話謙虛而又風趣，開場白便是「在文化局和院黨委的正確領導、親切關懷下，在各團老大哥的熱情幫助下，渺小的愛華團全體牢記黨的教導，堅定地走為工農兵、為人民服務的正確

路線，用了四個月完成了全年場次指標；用了五個月，完成了全年利潤指標……」，這時，她聽到了掌聲，看到了與會者自上而下的笑臉。

至於她在這五個月裏，發給全團人員百分百工資、按勞分配了獎金、發給練功服、每場演出發給每人勞務費十元，比之其他各團多出一倍。並發給演員書報、車費補貼等等，也是盡人皆知的。不想原來與京劇院簽訂的兩年合同，剛剛二十個月，京劇院佈告欄上竟貼出《愛華京劇團合同期滿立即解散》的佈告。能跟誰講理去？只好以哭笑不得對待之。

各地旅演紅遍南北

爭強好勝的人絕不會隱忍掣肘。

此地不能演，自有演出處，處處有舞臺，觀眾無計數。如果屈服於掣肘，那就不足以稱為女強人啦！也不符合李世英的性格。從一九八〇年伊始，她走出了北京小天地，奔向祖國遼闊

的大江山。不僅在北京附近的保定等城市演出，而且往南遠涉雲南的昆明、箇舊；往北直抵北部邊界的新疆烏魯木齊；往東則是東北邊境的丹東，東南沿海的福州。可以說大半個中國都留下了她的足跡、芳蹤、倩影、歌聲。

山東德州的廣大京劇愛好者于一九八五年新年，看到了他們慕名已久的京劇新一代名角李世英，即將在人民影劇院演出《桃花村》的海報，立刻蜂擁到那裏購票。及至看到她演出，對她扮演的聰明伶俐、活潑爽朗的丫鬢春蘭欣喜若狂，掌聲四起、喝彩連連。散戲之後，雖經多次謝幕觀眾仍不肯退場，要一睹李世英的廬山真面。以後曾四次被邀請去德州演出。德州演畢，為時不久，李世英單人匹馬到達雲南昆明。由於當地京劇團對她將要演出的如《余賽花》等新編戲不熟悉，她剛剛到達即不顧旅途辛勞立刻為助演這齣戲的各個演員分

別抄寫單詞。次日便開始排戲。儘管時間倉促，但演出品質極好，她的唱、做，仍然起著轟動效果，觀眾的熱情尤勝於德州；當地京劇團和前來觀摩的地方劇種人員，都對她精湛的演技大為讚揚。昆明演過，即到達箇舊，抄寫唱詞、排戲等依然及時進行；演出盛況更為激動人心。

同年十二月初抵達福州。由於她是來此參加當地舉辦的「振興京劇聯合演出」中唯一的女演員，當地晚報上發表題為「名角薈萃榕城，梨園盛傳佳話」的報導裏，稱她為《北京來的半邊天》。當地這次活動，是為慶祝《福建省京劇之友聯誼會成立》而舉辦的《京滬閩港藝術名家聯合演出》，北京方面還邀請了袁世海、張學津、茹紹荃；香港方面則以鄧宛霞領銜。李世英和袁世海合演的《霸王別姬》成為最受歡迎的戲。比之袁世海這位久享盛名、經驗豐富的老資格，李世英扮演的虞姬毫無遜色、觀眾好

評如潮；袁也對李世英的戲非常滿意，說她《有火候》，《跟她演戲沒有負擔，而且還能把戲促上一塊去》。

丹東市京劇團於一九八六年四月，邀約北京京劇院前來聯合演出，李世英是主要應邀對象，再則是以演猴戲享名的張四全。李世英演出的《余賽花》、《桃花村》、《玉堂春》、

《紅樓二尤》等戲引起轟動。在此地演出一個多月，加賣站票，上座不衰。

李世英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在上海與北京的名淨馬永安、青島的名鬚生董春柏，以《倒承包》方式與上海京劇院一團合作，並邀請了艾世菊、黃正勤以及崑曲名家劉異龍聯合演出，盛況空前，一票難求。在演出的第四天正趕上上海七號颱風，狂風暴雨使許多觀眾沒去看戲，那天演的是李世英雙齣，前《豆汁計》後《玉堂春》的《三堂會審》，演出前李世英上臺講話向今天冒著風雨前來的觀眾表示感謝，演出更加卯上勁，一句

一彩。次日，讚語傳開，許多沒去看戲的觀眾感到十分遺憾，最後一場是全部《烏龍院》。偕同上海的王夢雲、艾世菊、黃正勤、趙國華、張義萍等名角，在當地中國劇場連演六場，場場爆滿。當地晚報以「表演細膩、生動活潑」評價她演的紅娘；以「幽咽婉轉、柔中見剛」介紹她的藝術。市委召開大型茶話會以示祝賀。

當年十二月，李世英應邀到達南昌。當地觀眾對她演的《玉堂春》尤感興趣，讚揚她以荀派演《遊園》、以程派唱《起解》、吸收趙（燕俠）派的唱腔和表演唱《會審》，集先輩的藝術精華於一體，使戲更為生色。

新疆烏魯木齊市京劇團於一九八八年四月邀請李世英去當地，與他們合作演出八場。李世英露演了她的幾齣代表作，還應邀演出了《四郎探母》。她扮演的鐵鏡公主感情表達細緻、深沉並富有生活氣息。當地領導、內行和觀眾都認為她不拘泥於程式，

內行和觀眾都認為她不拘泥於程式，

把這個角色演活了。這八場場座無虛席，當地劇團領導說「創我市京劇團最好的演出水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對李世英這次前來表示感謝，副市長毛旭親自操琴為她伴奏了一折《坐宮》。李世英提議為新疆各民族義演，促進民族團結。新疆自治區領導十分支持，並指定演出《誑妻嫁妹》。演出在新疆人民大會堂，以前京劇從未在大會堂演出過。新疆自治區領導班子、王思茂、鐵木爾……張思學等各民族代表觀看了演出。五月是新疆的民族團結月。

總之，李世英這些年在外地演出，不僅藝術上極受好評；在生活上拒絕特殊照顧堅決不住高級賓館，與當地演職員和觀眾親切交談、情同知己，也受到極大讚譽。

興辦票社弘揚京劇

從外地旅演回京，李世英發覺諾大首都已罕有戲曲演出場所。只有新

建的長安戲院，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演出票價高得驚人使工薪階層的京劇愛好者望之卻步。愛好者以難於滿足欣賞欲叫苦，還有不在少數的專業演員以沒有地方演出，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動了興辦票社的念頭。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六日，她在民族文化宮歌舞廳宣佈《京劇聯誼會成立》。自此每週六或周日上午舉辦演出。既滿足京劇愛好者的欣賞欲，又給票友創造了清唱過戲癮的條件，還邀請專業演員演唱助興。這種舉措，深受廣大人士好評，稱道這裏是弘揚京劇藝術的熱土。

這個《京劇聯誼會》，自一九九六年始遷到市中心的湖廣會館，易名《廣揚集》。仍然是週六或周日上午活動。北京的票社百餘個，但是最紅火的還是廣揚集，每演必滿，至今已創下八百多場的客滿紀錄。

李世英所興辦的這家票社，還擔負起緬懷做出傑出貢獻的前輩京劇名

家的任務，宣揚他們的業績、擴大他們的影響。二〇〇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時為農曆正月初五，這裏舉辦了《紀念京劇大師馬連良先生百歲誕辰京劇演唱會》，邀來馬派繼承人八旬高齡的金福田；馬連良的弟子安雲武，再傳弟子朱寶光、朱強、高彤，馬的愛女馬小曼、侄兒馬崇傑，共同宣揚馬派藝術。三月二十五日則是《紀念老戲劇家潘俠風誕辰八十八周年演唱會》，重點清唱潘俠風編寫的京劇。五月二十七日舉辦《緬懷馬派名家王和霖先生伶票京劇演唱會》。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辦紀念京劇大師程硯秋誕辰一百周年京劇演唱會，邀來程派繼承人江蘇省京劇院名家鐘榮以及北京的李海燕、張巨萍、周婧共同清唱程派名段。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為紀念武旦大師關肅霜七十五誕辰演唱會，關氏高徒北京的趙林、陳淑英到場，遠在哈爾濱的邢美珠因有演出任務不能前來，打來電報表

示感謝。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辦了《緬懷京劇藝術家梅葆玥女士演唱會》，其子范梅強臨場。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為《紀念京劇藝術家趙榮琛先生九十誕辰京劇演唱會》，趙氏長子趙大維和趙的傳人陳琪、王曉燕、周婧、薄雪等清唱了趙榮琛代表作選段。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九日，舉辦的是《京劇大師張君秋先生追思演唱會》，張氏子女集於一堂。

除此之外，還於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五日，特為患重病住醫院的程派新秀郭偉舉辦了《獻愛心京劇演唱會》。今年五月十三日和八月四日，分別舉辦了由李世英發起主辦的《京劇聯誼會》十四周年和八百場紀錄演唱會，總結了十多年來的票社成就。實則也是表明了這位執著於京劇藝術的女強人對弘揚京劇、擴大影響的光輝業績。

能言善辯擅長主持

俗話說「好人出在嘴上；好馬出在腿上。」試想當年連橫的張儀、合縱的蘇秦，舌戰群儒的諸葛亮，哪位不是口若懸河？還有個向有鐵嘴鋼牙之稱的紀曉嵐，也不示弱。當今，如果選一位能與他們媲美的，就得屬我們介紹的這位李世英女士了！李世英十數年來票社辦得紅火，與她的能言善辯有著密切關係。她主持節目，不僅按照順序報出下面的節目、做個簡單的介紹，而且起到與觀眾交流、促進演員情緒的作用，在觀眾與演員中架起了理解和溝通的橋樑，增進雙方的親切感。

李世英常說：「每位演員都有自己的閃光點，但是台下的觀眾不一定人人對此有所瞭解。」這就得由她介紹出來。宣傳了演員的閃光點，也就是宣傳了京劇的魅力，有助於京劇振興。比如，她介紹李玉芙時，從李玉芙在北京戲校時已是《窩里紅》的尖子生說起；她介紹刁麗時，則提到香

港報刊上讚譽為「不爭名利以弘揚京劇為己任的京劇新人」；說張麗雯患了重感冒，仍不爽約按時到達，以大把吃藥支撐演唱，既令演員得到安慰，又激起觀眾同情。在她的介紹詞裏，敘述演員人品多於介紹藝術。老生演員黃炳強還沒享名時，來到這裏清唱，一段《洪羊洞》唱罷，她上場點評，說：「人才不會被埋沒，珍珠總會燦燦發光的。他如今還沒成腕兒，但以他的為人謙遜、治藝刻苦，將來必成好角兒！」觀眾席中立刻響起熱烈掌聲，對黃炳強則是最大的激勵。果然黃炳強成了名角兒！馬派老生朱強，剛到北京沒有影響時，應邀來此清唱，她則介紹：「朱強的一位同學，前幾年從瀋陽來到北京，唱紅了！現在朱強也到了北京，大家聽聽他比他那位同學如何？」從而吊起了觀眾的胃口，使朱強很受大家關注。為朱強成名奠定了基礎。

李世英自幼在父親嚴格要求下，

研習古文，上學以後飽讀中外名著，又對武俠小說產生濃厚興趣。從而提高了文化素養，也增強了駕馭語言的能力。她的主持，已經成為與唱、念、做、美的藝術品。到達湖廣會館廣揚集的觀眾中，不少人是沖她主持而來的。聽她的主持、串場詞，心曠神怡，甚至超過聽演員們的唱。近些年，李世英女士已經成了享譽京劇界的頭號主持人。凡有大型京劇演出，都以請到她才能提高檔次，增強演出效果！她的語言風趣且不失內涵，使觀眾聽著親切。如同嚴寒中冷風透體時喝上一盞熱茶；酷暑中，大汗淋漓時飲下一杯冰水。

李世英，就是這麼一個台前幕後都透著精明能幹的人，一個獨具魅力和親和力的人。她總自嘲地說，一個京劇院的退休老太太能幹什麼呢，辦個票房為京劇再做點貢獻發揮點餘熱吧。也許她自己都沒有想到，這個票房一辦就是十四年多，辦成了北京乃

至全國知名。

說起京劇，李世英用「責無旁貸、義無反顧」來形容自己肩上的重任，她正色地說：「京劇是一門綜合藝術，藝術不是用來爭名逐利的，而是——李世英！」

不斷學習鑽研才能發展弘揚的。京劇絕不會消亡，從我這兒也不能容忍其消亡；退一萬步說，京劇真的不景氣了，也會留下一顆火種，那就是我——

一位發言人的自述

郭雍著·定價新台幣三百元正

獨家揭露中油數十年來的故事，
以發言人的角度，
剖析波灣戰爭的石油危機，
更是深入探討石油工業，
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報導**。

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